2019移民工文學獎

那年，梅花開！ Năm ấy,hoa mai nở!  
陳氏惠 tran thi hue

今早，六婆和孫女跑去市場買菜回家做飯。大家都看到她爽朗的神情，和這幾年來的鬱悶完全不同。平時對誰都不理不睬，今天見誰都開朗地問候。

魚販小姐隨著追問：

「今天年節集市，六婆不賣菜啊？阿月的女兒從台灣回來待多久呢？」

\*\*\*\*\*\*\*\*\*\*\*\*\*\*\*\*\*\*\*

阿月是六婆夫妻的獨生女，二十年前嫁去台灣。那時候她還像孕穗般稚嫩，聽說才滿十八歲，別人介紹她跟台灣人結婚。那年，村裡多少男孩為那個又善良又漂亮的女孩傾倒。突然間聽說有人做媒給在台灣某個富裕人家。村裡的男孩們惋惜得發愣，但人們也為六婆夫妻開心，說不定阿月去那邊還可以換另一種人生，否則以她的家境不曉得何時才能抬頭做人。

椰子葉鋪著屋頂的歪斜房子，除了幾個下雨天用來接雨水的瓢盆也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她先生，廖翁，則長年病痛，那時，正在潛水挖牡蠣就中風，現在只能躺在床上。阿月當時的課業很好，但也自那時起得休學。六婆則是得為每一餐奔波張羅。

原以為阿月過去可以讓六婆夫妻的日子好過一些，但約莫三年後，別人帶著癡呆的她回來。夫家說她患了精神病所以退回娘家。聽說在那邊有個快兩歲的女兒，但夫家養著。他們怕她發作時會掐死自己的女兒。逾一年後廖翁過世。

六婆就這樣照顧阿月，應該也有十幾年，沒人記得清楚。她日復一日徘徊在菜園裡。早晨去市場販售後又回家看顧她。她動不動就在村裡繞，然後叫喊，見別人家的孩子就抱起來，讓誰都害怕。萬一她發瘋，可能往人家孩子頭上賞一塊石頭。每過幾天她又把舊衣服拉出來捲成人偶形，整晚抱著，嘴裡又喃喃自語：「阿妹！阿妹！」任誰都不能碰她的東西。也沒人聽懂她說什麼。

大家對他母女倆的環境都有所感觸。很多時候想帶食物去給她們，但又害怕被追著打。她還是一樣，像圓月一樣漂亮——才二十出頭的年紀。但村裡的男孩誰敢對她這瘋子顧上一眼。

除了發作的時候，她也有清醒的時候。偶爾也會到菜園裡跟六婆一起翻土、拔草。後院有一棵梅花樹，六婆幾次打算叫人來買。因為已經很多年都沒開花。葉子茂盛，掉滿地，讓她每天都要掃兩次。但好幾次找人來把梅花樹搬走，都被阿月追著打，不許賣。

梅花樹很大，也有十幾年了——她在自己年幼時就種下。以前，六婆記得有一次她曾說，以後如果生女兒一定取名為「梅」。她說她喜歡梅花，因為梅花會掉落但不枯萎。她說：梅花開的時候是為生命全力以赴，到花期的盡頭離開樹枝掉落地上仍堅決維持鮮黃的顏色，而不願意在樹枝上枯萎。以前，她的作文課成績很好，所以對什麼都很浪漫。現在卻時醒時癲，但她偶爾也會在梅花樹下澆水、拔草，即便那麼多個年節未曾開花。六婆心想，不曉得是不是偶然，自從她癡呆地回越南到現在，梅花樹再也不開花了。

\*\*\*\*\*\*\*\*\*\*\*\*

兩年前，暴風雨把屋頂掀走之後，地方政府為六婆母女蓋了一棟四級的情義屋。收拾房子時，六婆看到一個舊行李箱塞在床底。那行李箱因為泡過洪水而斑駁，拉鍊也生鏽無法拉開。它這十幾二十年來一直都躺在床角，自從阿月被夫家退回來都未曾打開。六婆用刀子劃過拉鍊布，看看裡頭有什麼東西。當年的回憶瞬間湧起——她心愛的女兒突然在瘋癲的狀況下回來 ——那使她感到憂傷並哭了起來。

她看到當年為阿月去台灣夫家前，準備的幾套衣服、一面鏡子和竹製梳子。最後的晚上，母女倆一起睡還談了多少的心。說再想家也要為自己和孩子的將來努力。說生了孩子之後要讓孩子回來看外公外婆……

行李箱底下有一個小盒子，外面包了兩層塑膠袋。輕輕的剝開每一層，六婆看到一件被小心翼翼包好、內裡繡著中文字的嬰兒服，以及一張阿月手上抱著約莫一歲嬰兒的照片時，她愣住了。

她猜測，應該是阿月的女兒——那個她從未謀面的外孫。她長得跟媽媽小時候一樣。兩行淚水就這樣滑落在年過半百的女人那黝黑風塵的臉頰。那麼多年辛苦照顧生病的先生，然後到唯一的女兒變瘋癲。擦掉淚水，六婆將照片裹回嬰兒服裡，收起來。

\*\*\*\*\*\*\*\*\*\*\*\*

在那才蓋幾個月、還留著水泥味的情義屋裡，左鄰右舍進進出出探望阿月。平時都怕來串門子會被追著打，她今天整個趴在床上了。大家都很心疼她！這整個月她都在生病，什麼都不肯吃。醫生說她精神衰弱太嚴重了。整個禮拜，六婆每天都守在她身邊。昨天還能逼她喝幾口稀飯，今天怎麼都剝不開她的嘴來把食物送進去。蚊帳垂掛一整天也懶得收起來。她斜躺在一角，嘴裡一直呢喃著：「阿妹！阿妹！」沒人曉得她在唸什麼。

那一整天，她抓著六婆的手不放，再支吾地指向院子裡的梅花樹。六婆明白，她想要死後被葬在那梅花樹下。

那晚凌晨三點鐘，她在六婆的懷裡走了。

她的葬禮很簡陋！村裡的鄰居募捐為她買一口棺木。靈堂上的照片也沒太好。因為她過世時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很憔悴，只剩下皮包骨而已。六婆拿出她和女兒的合照，請人放大來當遺照。

阿月過世那天，六婆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不是六婆不疼她，而是過了這麼多年，她還哪來眼淚可以哭。於六婆，那麼多個瘋瘋癲癲的年頭，人們也不當她是人了，現在歸土，也是為她脫離這一場多端的人生。

\*\*\*\*\*\*\*\*\*\*\*\*

阿月做四十九天的那天，六婆打算拿她母女倆的牌位去燒，突然發現照片背後有一行中文字。她想起從未見過的外孫。內心深處，六婆仍想知道她是死是活。六婆默默地數，她如果還在，這時候應該也十幾二十了。

那麼多年辛苦地過活，誰還有心思去想新年是什麼東西，更別說算歲數和年數。她只知道，別人幫阿月寫訃聞時，阿月三十七歲。

拿著照片看了一會，六婆又將它收回盒子裡。

一眨眼就到阿月的第一個忌日，六婆準備了祭拜的飯菜。有幾位鄰居來家裡陪她，聊起上村的武翁有個女兒嫁去台灣也十多年了。人家說武翁家有福氣，女兒嫁去台灣，但每年都帶老公和公婆回越南探望。

那天下午，六婆將裹在嬰兒服裡的照片帶去武翁家，請武翁的女兒幫忙打聽在台灣的外孫消息。如果照片背後的字是地址，說不定六婆還能夠尋回她那唯一的外孫女。六婆只想知道她是死是活，讓她心裡不用再牽掛。

照片已經斑駁多處，因為也過了近二十年，但背後的確寫著在台灣的一處地址，字還可以看得清楚。阿鶯——武翁的女兒向六婆允諾會幫她找到這個地址。

\*\*\*\*\*\*\*\*\*\*\*\*

回到台灣，即便很忙，阿鶯仍掛心六婆那天的眼神，所以決定安排搭一趟五個鐘頭的火車到屏東，循著那照片背後的地址去找。她遇到阿月先生的姊姊。

談話的內容讓阿鶯釐清了所有事情。

那姊姊說五年前已經想帶她正在扶養的姪女回越南找阿月，但沒有任何消息或資訊。姊姊說：那時候她弟弟和另一個女人有外遇。阿月發現大發醋意，嚷嚷著要帶孩子離家。阿月先生酗酒，常常對阿月施以暴行。可能因為產後憂鬱加上所受的委屈和常被毆打，後來阿月就常常自言自語，常把頭去撞牆。因為想留下扶養孫女的權益，公婆跟別人說阿月跟男人亂來，沒有資格養孩子，要把她退回越南。雖然目睹所有事情，但也因為寵著那叛逆的弟弟，姊姊也沒阻擋。後來，父母過世，幾年前阿月的先生酒駕闖禍也過世了。姊姊就養著阿月的女兒。

五年前，姊姊將所有事情告訴姪女，讓她知道媽媽不是爺爺、奶奶和爸爸這麼多年來常跟她說的樣子，從她一歲那年就跟男人跑。讓她知道因為被爸爸施暴所以才發癲，經過那麼多年對媽媽只有一個「恨」字，她更渴望找回媽媽，但也沒有任何線索可循。

「妳想要找阿月嗎？這照片、這衣服是不是繡著『小梅』——小妹妹的名字呢？」

\*\*\*\*\*\*\*\*\*\*\*\*

臘月廿三，武翁去給六婆通知他女兒會帶阿月的女兒回越南，讓六婆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她就躺著，想像那小女嬰已長得多大，像不像阿月年輕的時候？

臘月廿八！

小小的市場突然熱鬧了起來。人們耳語，說六婆的外孫從台灣回來和她過年。她羞澀地跟在六婆後面，旁邊還有阿鶯，武翁的女兒同行翻譯。

「誰啊六婆？」

「小梅，阿月的女兒。」 六婆回答。

「哇噻！她怎麼這麼像媽媽！好漂亮啊！」

「嘿啊！漂亮齁。今年十九歲了呢。」

六婆眼中燃閃爍著滿足的神情。也不知道已經多久了，她心中還有一個真正的年節。

那年，梅花樹突然開花，染黃了院子的一角！

故事完畢！

----------

澳門的灰姑娘 Ang Cinderella ng Macau  
Sheena Flor Tamayo

我小時候很喜歡閱讀童話故事，白雪公主、長髮公主、美女與野獸，而我最喜歡的當然是灰姑娘！我還沒七歲的時候，第二頻道播出了灰姑娘，不管在電影、書籍、舞台表演，只要有機會，啊哈，我可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呢！當然一定要是免費的，不然我國小的車錢就要花15元了，6元車錢，然後來回，如果錢可以用完的話，剩下3元媽媽說可以用來買紙，她知道我很喜歡畫畫。你在想那鉛筆和食物怎麼辦，你不用擔心，因為我有很多新的，晚上睡覺以前媽媽會幫我削好尖尖的鉛筆放在書包的小口袋裡，以及每次帶著飯菜。七點上課，需要一個小時半的車程，所以媽媽三點鐘就要起床準備我要帶的餐點。剩下的3元我都會存起來直到禮拜五，剛好零售的中國城就在附近，我會買蝴蝶髮夾，以前非常流行蝴蝶翅膀會抖動，閃閃發亮，當時只賣5元，所以我會買3支，到了禮拜一去學校我就可以轉賣給我同學一支8元，直到學期末，我有足夠的錢，外加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蝴蝶髮夾夾在頭髮上。#友誼目標

我只有在一本書中讀到，幻想著有一天能夠到宮殿裡，沒想到真的能實現到達這裡，太不可思議了！太不可思議了澳門！你沒辦法想像我眼中的閃爍，當我第一次踏進來。比聖費爾南多的燈籠更閃耀輝煌，好多的宮殿！！

我的天啊！雖然我讀過睡美人熟睡的宮殿裡的一本書，這裡並不像典型的宮殿，或類似每次都在電視上播放的白雪公主的繼母，在魔鏡面前自以為GGSS（自我感覺良好）！這個真的不一樣各位，我發誓！我稱它們為「千禧宮」。對！答對了！這就是現代的宮殿姊妹們！引起我注意的第一個宮殿非常巨大像是葉子狀，底下像是洋蔥狀，我不得不說出哇至少五秒鐘！真的好漂亮！如果埃及法老挖掘土地，並將黃金掩埋，而這個王不一樣，因為他將整個建築物做了裝飾，真是自命不凡，大廳中間裝潢一排華麗的鑽石，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噴泉，但是哇…..真是神奇！

有珍貴的鑽石，設計非常獨特，似乎是富裕的蘇丹所擁有的，如果問我，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我既然提到噴泉，讓我也闡述一下我在另一土地的發現，也有噴泉姊妹們！他還邀請一組合唱團，為了一邊欣賞水的變化，一邊聽優雅的音樂和纜車，非常浪漫。我本來打算邀請克里斯‧伊凡，也就是美國隊長，如果我有多餘時間，輕鬆輕鬆一下，跟這些兄弟開個玩笑。

還有一個宮殿不想被打擾，它已經佔領了義大利及法國，據說連倫敦也被佔領了，所以大家廣為而談的事情，在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另外一個是由銀製作成的宮殿，內有一處是有跳水舞的噴泉，非常具有可看性。我絕對絕對看不膩它們的表演節目。我感受到各個不同的情緒，我好想要表演節目完後放煙火慶祝，但是我又沒有預算，所以我只能盡量用拍手叫好並站起來說哇！的表達出我的感動。

「你好！早上好！！」

非常有朝氣的跟我自己打招呼，面對著鏡子，喔！等一下你們搞不好會認為我瘋了我才會跟我自己講話，我只是在練習？再過幾個小時就要聚集在澳門的一個大宮殿裡，那個宮殿是我們服務客人，日常營運的其中之一，我把它稱為會議，像特有的節慶，帶有動作的慶祝活動。至少我每次去上班，都是感到積極且激動的。

我們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國王不斷提醒我們要興奮開心的迎接每一位來參加他的聚會，我們每一位要參加聚會的服務人員，女性都要穿著洋裝，男性要穿著西裝。

我們不再為穿著打扮煩惱，因為會由宮殿幫我們準備要穿的衣服。厲害吧？你只要給自己衣服的尺寸和鞋子。你不需要再煩惱，至於頭髮的打扮，女性必須要整齊乾淨的盤起來，不可以遮住臉，並要用髮網覆蓋住。我還在鏡子前面，把頭髮旁分，綁起來盤上去，就像亞莉安娜·格蘭德的模樣，用網子蓋住全部的頭髮，加上我在名創優品買的黑色蝴蝶結，這樣比較特別一點，就像我對待自己的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賜予的禮物。

哇！好了吧！我話太多了，導致我只剩下幾分鐘到會場。我畫了簡單的妝容，只畫了黑色的眉毛，並畫了深咖啡色的眼睫毛，臉頰撲粉紅色腮紅，有點深粉紅色的口紅，最後擦上古銅色的粉來照亮我深色的肌膚，就像一位菲律賓單身女！一到宮殿，領了我的洋裝，快速到我的置物櫃，洋裝是藍色的，有衣領、腰部有點緊，裙子過膝蓋，配上白襪黑色皮鞋，加上藍色的腰包。早上九點半，宴會快要開始了。

所有要參加的嘉賓都在地下室等待，有些官員從宮殿進場到裡面位置定位，有些手機需要在這天使用，有手機發揮了最大的長處，因為可以輕易地在適當時候聯絡到官員。嗨，希望在菲律賓的官員也能這樣子輕易的聯絡上。最大的官員呼喊一聲「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之後慶典正式開始。

我位於第28層樓的位置，跟我在一起的是兩位華人安娜和雅妮，她們人很好，雖然我們無法溝通，但還是會互相幫忙。我們各有14位的嘉賓需要服務。可以引導他們離開也可以留下來。也許就像愛情關係一樣，我們無法讓我們所愛的人留下來或者離開，所以每次都要為自己有所保留，就算分開會暫時的痛苦，但是不會一直都是那麼的痛苦。開玩笑的！

又來了，我又在戲劇性的開玩笑了，真是抱歉夾雜了這些用語。到了我們的食品區，我們把個人用具準備了一下，每個人都備有一個運輸車，但是我們自己推，內有50瓶水，50～60個不同大小的毛巾，12～15套床組，一些盥洗用具，有茶、咖啡、筆還有其他很多，快來我的常客！來買我的東西，大減價喔！非常非常便宜！讓我想起中國城的大賣場！我與我的手推車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一整天都跟它在一起，陪著我度過困難及艱辛過程的日子，有時候我都會跟他訴說心事，或者跟他說我在宮殿裡發生的新鮮事，我推著我的知己，經過走廊走進我的第一個房間時，我已經喘不過氣來，因為它的重量差不多已超過一百公斤了。

我到達我的準備區，好等待第一個需要清潔的房間，好像我的禮物一樣，一個一個需要被開啟，可以是美好的驚喜，也可以是慘痛的經驗。過沒多久我的手機響了，有人退房了。

我敲了敲門，輕輕地把門打開，第一個使用的客人都蠻乾淨的，全部的垃圾都在垃圾桶裡，使用過的毛巾及床罩等都已經摺好放在一邊，因為這樣我的第一個需要收拾的房間，可以讓我整理清潔的工作進行得快一點，我看了一下客人的名字，嗯，等一下，她與我母親的名字一樣都是，安妮。讓我感覺很輕鬆，我突然想到我的父母，生為長女的我，親眼目睹了他們為生活為我們所做的犧牲奉獻，好提供我們美好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早上必須起個大早，幫我們準備食物和飲料帶去學校。每當我們生病，他們沒辦法安穩的睡覺，如果我們沒有車錢去學校，母親就會去隔壁跟鄰居借錢，為了不讓我們缺課。而父親為了省錢，會騎腳踏車從湯度區到馬卡第，只要傾盆大雨父親就會回來的很晚，他們是我力量的根源，也是我動力和靈感的來源。

我一出來就碰到一位可能來自歐洲或美國的客人。

「早安女士。」

我微笑對著她問候了一下，他也微笑面對，並走近我旁邊跟我說：「可以麻煩妳幫我清潔嗎？」她給我看了她房卡上的號碼，並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我也按照著房號去清潔，我一打開她的房間，一聞就是Jo Malone香水，這位客人的房間也整理得非常乾淨，梳妝台上擺滿了美妝產品，各種昂貴的品牌，我也喜歡使用一些化妝品，特別是我被誘惑，痛苦的嘲笑和失去判斷的時候。我就會東買買西買買。

她們所說的各種美容辦法我都試過，只為了被這個社會所接受。但是我的皮膚越擦越嚴重了。我更失去了信心和自信心，直到我學會了愛自己和尊重自己，25歲時我厭倦了一些誇大不實的廣告！請停止不實的承諾！有一次我走進浴室，在鏡子前看著自己，我很醜嗎？我很容易被淘汰嗎？（右邊的眼淚慢慢流下來）喔！你千萬別為我留下眼淚，我只是在學麗莎‧蘇別納（一位菲律賓美國籍混血影星）。我發現我的深色黃種皮膚也很漂亮，我長得像Venus Raj（2010年得過菲律賓小姐的榮銜），如果我把頭髮撥亂就像碧昂絲，我試著向右看，等一下，洛維‧波，我絕對不敢置信又向左看，啊喲等一下，我還以為是納丁‧露絲翠。原來我還是我，詹姆斯‧里德你等著我！我本來還想要從另一個角度看，但是門砰地一聲，我的室友非常不悅的說，我已經在廁所一個多小時了，我之後再也沒有重複做這件事情。

我第三個房間是空房，但是我一打開衣櫥，有客人遺留下一件洋裝，我立即通報官方公司好讓她們在失物招領區可以被找到。剛好我要去公司，嗯讓我跟負責排班的主管說，不知我先前請求的排班有沒有核准。

我上一次回去是去年的時候，我好想好想我的兄弟姊妹，她們一直傳訊息給我。

姊姊，下個禮拜就必需要繳下一期的學費。備註：你好漂亮喔

姊姊我們下禮拜有會議要在碧瑤開，我已經在臉書照片上按讚囉。

姊姊我的包包壞掉了，你可以幫我買便宜一點的包包嗎？

不要買Herschel包，姊姊，但是聽說他的包包超堅固的。

所以本來買巧克力帶回菲律賓，但是會變成帶洋裝，因為我的姊妹喜歡。我們年齡雖然不一樣，但是尺寸都是一樣的，我最喜歡的，變成她們也喜歡，所以幫她們買東西變容易了。等我把客人東西通報遺失後，偷偷的查看幫我們排班表的主管，但是她不在。完蛋了，現在都幾點鐘了，我得趕緊跑回工作崗位，去清理我今天的工作目標裡的第四個房間。

第四個，正值下午，天氣非常好，我忍不住從我清潔房間的窗外往外看往路面，從以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坐在窗戶旁邊，趁老師還沒有到就先看看雲層和編織的夢想。我很喜歡表演、跳舞、演戲、參與製作團隊，有時會組一個慶生活動，有餐飲、生日、婚禮或演唱會等。

在學習期間同時也活躍於社團中，很累，支付的很低廉，有時還免費，但是很快樂，我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因為我成長不少，幫助擴展我的視野和經驗，由其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格。大學畢業後，我必需選擇要賺錢還是我的興趣，我沒辦法，我需要養家糊口，所以我放棄了我喜歡做的事情而選擇澳門幣（Pataca），現在門廳和四面牆壁是我的新住所。

第五個房間，，我突然叫了一聲因為我不小心碰到玻璃碎屑，原來客人不小心將房間的玻璃杯子打破，我的手開始流血，立即到茶水間用醫療膠帶蓋住出血部位。

這是我這禮拜第三次受傷，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屈服的原因，我可是身經百戰，這區區小傷口，加上我是湯都區數一數二的人，我相信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事都難不到我！」

「每個人都是朋友！」

而且我最喜歡的一句，也是永遠不朽的一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以前生活對我來說是光明而多彩的，以前！那是以前！已經過了10年了，再過2個月就是我的生日，我那時是從十九歲開始，就有著天真無邪的天賦，而我現在30歲已經

是傷痕累累的心，但是我很勇敢！很安靜因為我有著感恩的心！對我來說每一天都很高興因為這是上天給予的禮物，我也沒有失去希望，我到現在還是相信：

「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相信你，你必須努力工作並努力！」

「一切都可以完成，但是你也需要為自己休息，因為如果你生病了，你要如何實現你的夢想！」

「每個人都是朋友，但這不代表你是他們的朋友，所以你要小心那些你給予信任的人，更要小心翼翼的呵護別人給你的信任。」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還是存在著，你只要相信，不要著急，最後當你準備好了會是屬於你應得的。在我七月生日這天，我將慶祝生命中因為這些事情而獲得的所有創傷和疤痕，因為這些使我變得更強壯，而且我準備好迎接下一個挑戰了。繼續奮戰！！

第六個房間時我的肚子開始叫了，害我不斷在幻想著菲律賓酸湯、菲律賓紅燒肉、苦湯、內臟菜，還好聖瑪洛澳門議事亭前已經有攤販在賣菲律賓菜，有Sharimanok，Giro’s, Chinoy, Lilys, DC 咖啡和Umami。 如果我想要吃炸雞和義大利麵，我只要禱告跟上帝囉嗦一下要求…….到最後！恭喜澳門，你最後終於有快樂蜂。

這裡也有很多泰國菜，像Yarawat Nina（餐廳名）裡的泰式酸辣蝦湯，只要一喝這個湯，保證會讓你忘了你喜歡的人不喜歡你。而ponte 16（餐廳名）裡的泰式炒麵，你只要嚐到這個滋味，會讓你感受到那個不屬於你的愛情，尤其在氹仔（位於澳門的一島嶼）裡的嘟嘟車賣的泰式奶茶，只要一喝，你就會變得開心，因為你會認清你已經傻瓜麻木很久的事實，我的肚子還是在叫，我好想念媽媽煮的KBL（木豆、肉、波羅蜜），那道菜在伊洛伊洛市非常有名，和Laswa有小小的蝦子，我必需要在這裡買他的材料呢，那時我拜訪澳門路環，那裡的乾魚和海鮮超好吃的，我也會經過安德魯餅店去買大家都愛吃的辦手禮和蛋塔，還有超受菲律賓人歡迎的有名攤販，就是位於街角賣一串一串的，尤其最喜歡有點辣的咖哩醬料，那個牛肉像菲式培根一樣，一塊一塊的也可以當作辦手禮回去。我在阿嗎山鮪魚加上黑豆的也非常特別，和新苗超級市場超級大的午餐肉罐頭。你呢，你喜歡哪一個？

我的第七間房，但是我到現在還沒吃，因為客人急著想要休息，因此我得趕緊收拾乾淨她即將入住的房間。賺錢真困難，所以我需要好好的工作，就算很困難，像我推得很重的手推車，我就減少了四成的力量。我一打開房門，以為是在森林裡充滿濃煙密布，酸味及潮溼的濕氣都跑出來，原來是在房間，那些所有垃圾堆滿的好像Tayuman Street。

有黏答答的湯漬，小朋友的大便，使用過的保險套，痰和嘔吐物，床單有時還會翻過來，棉被內容物被拿出來放到地面。每天無法用手指算有多少次需要抖動和替換被套，好整理出乾淨的床組。我對於處理化學藥劑的傷害也算不清多少遍，現在我必需要帶著無限手套開始打掃，需要擦拭水槽、馬桶、鏡子和牆壁。還必需將抹布沾濕擦拭灰塵，一整天都要爬上爬下樓，跑起來，直到整個環境清潔後，還要將地毯使用吸塵器清潔。使用完畢後，要將所有清潔用品拿回茶水間擺好，最後還要檢查房間是否香香的，覆蓋住先前聞起來像森林的味道。

當我正走在走道長廊上，到我的第八個房間時，有迎面而來的手推車。因為很餓加上眼神迷茫，我沒能看清楚是誰，越來越接近，我的心跳也越來越快，因為他的出現，他的出現，他出現了。我就知道我的暗戀對象在這裡，我的雙眼蠢蠢欲動，呈現成愛心的形狀，喔！Rickman好帥喔，他好香喔，他就像嬌生嬰兒古龍水老闆的兒子一樣香，他無神的眼睛好可愛喔，他的眼睛就像不會再找其他人一樣忠實，他的鼻子也好挺，嘴唇笑起來好漂亮，他的腳、膝蓋、後背、頭部…腳、膝蓋、後….我突然被驚醒了，因為他竟然跟我說聲「哈囉！」我也微笑的跟他說「我…我也愛你。」他靠近我，並拿著一個手帕幫我把臉上的汗擦乾跟我說：「不要工作到忘了照顧自己，你看你滿身大汗的。」（背景音樂突然播放一首浪漫的歌）

我的聖母瑪麗亞！！！我實在是無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像HIKIL（害羞和心動），我臉泛紅了！紅到可以去宴會烤香蕉了！就是這麼紅啦！包包！！！我突然被現實驚醒，我的手推車撞到牆壁了。嚇一跳，我轉頭看看四周圍有沒有人，還好東西都沒有損壞。嘿！！原來都是我的幻想，我還是去打掃好了。

第九個房間，我凡人的身體真正的感覺到疲倦。我的腳開始疼痛了，已經一整天都不停的跑步、走路，穿著厚重的鞋子爬上爬下，我剛受傷的手又隱隱作痛，我的背也好痠，因為已經一整天需要彎腰整理寢具，我的膝蓋已經無力了，因為一整天必須要跪地及屈膝來清地板。我的手臂和肩頸也好痠，因為需要搬動很重的東西。我在這兒以移工身分的第一年時，享受著賺錢的滋味，拼命買一些亂七八糟自以為需要的東西，像化妝、飾品、包包、香水、鞋子和可以變美麗的東西。我跟我的知己們凱和艾莉絲也時常出去找好吃的，早餐、午餐、晚餐都在外面吃，我們最常去的是吃到飽，喝奶茶、洋芋片和吃冰淇淋。

在一個月裡有兩到三次機會去看電影，也利用短短的休假時間去不同的國家，直到我們意識到我們必須要存錢了，以前的 #食物是一切 #旅遊是一切 #YOLO，這些都還是我生活的左右銘，但是增加了一項就是必須要存錢、要投資，因為在國外工作並非是長期的，時間不停的轉動，並非每次都有精神體力的做事，此外我的父母也漸漸邁入老年，我的兄弟姐妹也一個個都大了。

我不要等到最後才想到要留給自己一點，我要一點一點慢慢的儲蓄，直到我的願望達成和財務自由。我要一點一滴的學習新的方法來發展我的技能和能力，不管在財務管理和其他領域裡，一點一滴的豐富自己的才能，可以幫助和激勵年輕一代。

第十個房間，發現一個舊的澳門的照片，在一本雜誌裡框在房間牆上。跟以前比起來真的差好多，一直不斷進步，出現的一部分不僅是他們的當地人，還有我們這些從國外來的移工，想跟我一樣出人頭地的其他人。儘管身體疲憊，但我精力充沛。 感謝上帝給予我永遠的愛，給予我幸福的家庭，給予我真正的朋友，以及我成長的地方菲律賓和我現在的工作地澳門。

以及你們，感謝你們的陪伴，陪著我清潔這十間房間。我最後的四間因為有客人入住，所以我就先告辭不陪你們了，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分享。直到下次的重聚。 我是澳門的灰姑娘，很高興為您服務。

一張紙 KAPIRASONG PAPEL  
 MELINDA M. BABARAN

在這一張紙上我要傾吐我所有的情緒，  
即使短暫緩解內心沉重和悲傷。

我在海外工作，攜帶著希望及努力的承諾  
讓生活提升，可以自豪，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賺錢不容易，需要勤奮、要配合大家，  
壞習慣戒掉才可以多存一點錢，將來生活更好一些。

到海外生活不只工作，有空可打籃球練身體，  
我在籃球比賽時，認識了一位單純女孩名字叫安娜。

當初開始做朋友，常在電話聯絡閒聊，  
我不知不覺墜落，有一天醒來，我已愛上我的朋友。

不知道要怎麼說出口，心裡想又怕她生氣，  
她來了，我又無法開口，舌頭啞口無言。

但有一天，我終於告白長久藏於心裡的愛，  
我握住她手輕聲說：安娜，不要生氣，我愛你很長一段時間。

她震驚一下但也微笑了，我握著她的手也沒收回去，  
聲音輕輕，害羞地說：原來我們心中的感覺一樣。

得到她點頭，我好開心，做什麼事都有動力，  
生活變得更精彩，有靈感，原來真愛可以怎麼做。

過兩年我心意已決，無其他人，只有安娜，  
不再考慮，跪在她面前拿戒指獻給她。

「安娜，我心愛的，妳是我的唯一，我想像不出自己和其她女孩過一生，  
請接收我這個戒指，並答應成為我的妻子。」

她驚訝又興奮，一會兒流眼淚望著我，彷彿難以置信  
一會兒微笑，緊緊擁抱我說：「是，親愛的，我答應，也不需要勉強。」

我們一起回菲律賓，向雙親求祝福，  
不久訂定結婚日期，發誓永遠相愛，這是我們的承諾。

一小張證明，簽上我們兩人名字的紙，  
代表我們兩永久的愛情，將我們結合直到死亡。

結婚後我們和睦相處，日子過得蠻幸福，  
上帝賜給我們兩個男孩子，我們燃起對上帝的敬畏和謙卑。

已結婚有家庭的我，主責以妻子孩兒優先，  
我牢牢記住在上帝和妻子面前的盟誓。

養孩子開銷越大，我需要更加努力，  
我決定回國外工作，負擔家庭所需，那是我的願望。

加倍勤奮，晝夜上班，薪資隨之多一倍，  
母子三人的影像鼓勵我，面帶笑容迎接來日。

我安慰自己光陰似箭，回國時必有足夠的儲蓄，  
從此不再留下家庭等待，永遠不離開我家人。

有一天休息日和兒子聊天時，他講了很多，後來叫一聲叔叔，  
奇怪，我想不起來他稱呼叔叔羅伯特是哪一位？

於是我問親愛的妻子，她回答說是小時候同鄉來的朋友，  
遠行到馬尼拉工作，住附近轉角處所以很常相見。

她這樣解釋已足夠，這件事情我沒再多想，  
我非常信任老婆，她愛我，她選擇嫁給我。

繼續在國外生活，上班、休息、繼續賺錢，  
工作所得全匯回給安娜處理，存入銀行儲蓄。

終於我等待的日期到達，我可以回去我的家了，  
不再擁抱三母子的照片，終於可以和他們一起過日子！

我沒告訴家人我哪一天回國，我想給他們驚喜  
機票選擇晚上班機，在回家路上我忍不住微笑。

門窗電燈已關掉，四周靜寂無聲響。  
我插入鑰匙開門，驚訝到說不出話。

愛妻安穩躺在我們的床上睡覺，頭靠別人肩膀，  
兩人赤裸裸互相擁抱，生氣、憤怒立刻湧上心頭。

我立刻出手打、用腳踢，不斷毆打妻子的男人，  
他們兩人萬萬也沒料到我會回家。

安娜叫喊：「夠了！夠了！」但我激怒的火焰已爆發，  
最後理智也沒了，連安娜我也準備打。

我將她推出去作勢用拳頭打，忽然聽見被驚醒孩兒的聲音，  
像冷水撲滅火一樣，無法止住淚水流出來。

惡男人乘機迅速逃走，安娜乞求原諒說對不起  
我抱起孩子走出去，彷彿他能給我力量。

為什麼，安娜？我問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我盡可能擔起好父親、好丈夫的責任  
我作個好男人，因為我愛妳。

我勤奮工作給妳天堂，昂貴物品榮華生活  
我所作所為太多太多，即使妳沒看見，我仍對妳保持忠誠。

忠誠於結婚那天的發誓，永遠愛你到我死，  
有一張紙我們兩人簽字見證，對妳不重要了嗎，就只有這樣了嗎？

一張沒價值的紙，揉起來丟到垃圾是嗎？  
妳忘了禮堂的事嗎？妳忘了妳給上帝的承諾嗎？

她無法回答我，她低著頭靜靜地哭，  
「原諒我身心脆弱，無力抵抗誘惑。」

「你離開去國外工作時，我非常寂寞    
我不懂怎麼獨自養大孩子，我時常想如果你在這裡就好。」

「羅伯特來時他填滿我所感覺的空虛，要離開他為時已晚，  
我已愛上他，對不起，在我心裡你已被他取代。」

「我知道我去找新歡，任何解釋都無法被接受。  
你沒有做得不夠，是我辜負你，原諒我沒珍惜我們的婚姻。」

「如果我想修復我們的關係，也已經太晚了，  
我沒辦法再要求你認養目前我懷裡的胎兒。」

「還有一件事你該知道，也許在這之後，  
你會永遠詛咒我，我父親生病時，我動用了你存下來的儲蓄。」

「但請你別擔心，我會慢慢還給你，  
最後一毛錢都要歸還你，我只要求你的原諒寬恕，希望有一天你會在心裡看到。」

她每一句話像尖銳的刀，慢慢地劃傷我，感到的痛比死更慘  
我那裡做錯，我為什麼要經歷此事？

我無力地坐下，好比快熄滅的蠟燭，過了很久才講出話，  
我試著冷靜下來緩和情緒，充滿憤怒凝視著安娜

妳趕快從我面前離開，去找妳的男人，趁我還沒失去理智  
妳沒權力帶走我的孩子，妳要帶他們走，我先死給妳看。

她無聲無息地走，只看一下孩子們就轉身離去，  
老么想追著她，但他哥哥牽住他的手、阻止他。

眼淚如水流下，身體疲憊不堪，抱緊孩子們  
我將竭盡所能扶養他們，他們是我的支助。

對我而言很難再站起來，我到了只想喝酒的地步，  
我想報仇破壞他們的生活，但想一想何必，也沒有什麼用。

光陰荏苒，我漸漸走出過去的痛苦，  
我全心全力專注照顧孩子們。

怒氣已消去，但是心裡的痛繼續滴血，  
我無法原諒安娜，即便我看到她是真心後悔。

每當我看見我們的結婚證書，我記得曾經愛過，  
這張紙目前已沒有價值，因為我曾經愛的女人已愛上別人。

現在想起，現代婚姻已不像往日，  
有些人認為只是一張紙，時間過了也就沒有用了。

現在大部分人認為婚姻只是一種義務，特別是當小孩出生時   
往日一張紙是一生有效，純潔以及真愛的象徵。

 Elegi Ambarwati  
 ETIK PURWANI

我會告訴你一個關於我朋友的故事。我告訴你是因為，當你在香港這水泥叢林國度裡的任何角落遇到我那位朋友時，會有比較公平的看法。在故事的結尾你會了解到，一個充滿閃閃發亮的燈光和佈滿建築物的國家，可能是某一些人的天堂，但在另一方面，對像這個朋友一樣的人則是不折不扣的地獄。

我朋友名叫Ambarwati。我和Ambar從小就是朋友。她比我小三個月。小Ambar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她的小眼睛很清澈，鼻子自然挺，紅色的嘴唇很豐滿。Ambar的皮膚是杜古般的黃，黑色的頭髮厚厚的波浪狀。

Ambar不曾有過爸爸。她的媽媽以前在馬來西亞當遊子，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成功的帶回一些錢，她只帶著還在子宮內的Ambar。Ambar出生後，她媽媽到現在未曾回來過。

Ambar從小就過得很辛苦。Ambar的祖母——蘇比奶奶，只是一名拾穗者。奶奶的工作只是撿拾農田豐收後所殘留的稻穗。Ambar的奶奶有兩名孩子，Ambar的媽媽和整天喝酒到處鬼混的舅舅。因為經常獨自一人在家，Ambar幾乎每天都到我家來玩。每次放學，Ambar一定會出現在我家門口，有時我還來不及換衣服。我們會一起玩。Ambar喜歡演公主，我比較喜歡演導演。我喜歡跟Ambar一起玩，因為我叫她做什麼她都會照做。我們玩在一起時我媽媽都會為我們做吃的。Ambar曾經說過，她那已經離開而且從沒回來過的媽媽是壞女人，不像我媽媽是好女人。我認為Ambar很討厭她從未見過面的母親。

雖然長的漂亮，Ambar並不聰明。在學校，比起學習她比較喜歡玩。當我邀請她在家複習時，Ambar總是說她很懶。對她而言，讀書並不重要。每當因成績太差而被老師罰洗廁所時，Ambar都會很樂意。Ambar說，將廁所的地板拖乾淨，比坐著聽讓她昏昏欲睡的課程來得有趣。

長大的Ambar越來越漂亮，她長得比我和其他同齡的朋友來得高。她的身材很苗條，手指柔嫩。Ambar也是一位個性開朗的人，很容易跟任何人親近。

五年級的時候，Ambar收到第一封情書。當時她直接拿給我看。她還不會閱讀，更不用說回覆情書。做為好朋友，我幫她讀信的同時，邊發牢騷邊幫她回信。從小Ambar就一直因為外表而受到欣賞，而不是因為腦袋裡的內容。

讀完小學之後，我和Ambar分開。我繼續讀國中，而Ambar被她奶奶送到泗水工作。我的鄰居說，Ambar在多莉那邊工作。我的鄰居說，擁有高挑身材加上漂亮臉蛋，Ambar在那邊工作很輕鬆。當時我不太了解Ambar在那座城市做了什麼，但我也不敢找人問。有一次我遇到正在放假的Ambar，Ambar越來越漂亮，她也學會打扮自己。我有一點嫉妒她亮麗的外表。Ambar的行為也有點不一樣；聊天時她常常微笑，她的眼睛也一直在調情。Ambar說在多莉上班很輕鬆，賺的錢也蠻多的。「蒂，我的客人很多。在一天一夜之內我可以有八個客人。妳知道嗎？只有最漂亮才能這樣。」我以為長得漂亮比變聰明的好處來得多；Ambar可以不需要像我辛苦讀書就可以輕易的賺錢。到了晚上，我將Ambar的故事告訴我母親。結果，那是第一次我媽不讓我和Ambar見面聊天了。

當我念高中時，我很少看到Ambar。Ambar也似乎很少從多莉，她上班的地方回來過，Ambar變很忙，因為她已經成為紅牌了。由她工作的成果，Ambar已經可以幫蘇比奶奶蓋房子。那一棟快要倒的破房子現在已變好。以前由稻草製成的屋頂現在已被紅色屋瓦取代，現在的牆壁也改成紅磚。Ambar的奶奶說，屋內現在有兩間房間，一間給蘇比奶奶，另一間則給Ambar。以前Ambar沒有自己的房間，她跟奶奶一起睡。她的舅舅則到處睡，有時在客廳，有時在廚房，有時爛醉的舅舅也會睡在鄰居巴克里家牛棚的乾草堆上。

Ambar生活得到改善，這些事過去曾讓我感到嫉妒，後來慢慢變成同情。念高中的我才了解Ambar在泗水的工作是賣淫。她是以出售身體換取金錢。因為Ambar的工作我必須遠離她，越遠越好。我父母威脅我，如果我再跟Ambar來往就不准我讀書，這讓我很害怕。我父母講說Ambar的工作非常糟糕；只有不努力和不讀書的人才會做。如果Ambar有像我爸媽這樣的父母，Ambar就不會陷入賣淫的世界，不會被允許的。

正在跟書本、筆、制服和學校同學糾纏的我，不再跟塗紅色口紅、帶著閃閃發光珠寶的美麗Ambar連繫了。一直到畢業，我很少聽到Ambar的事，除了聽到鄰居的八卦，說Ambar會給我們居住的少男少女帶來不好的影響。當然，在我心裡我還是認為Ambar是我那位天真的朋友。

因為我的父母沒有足夠的金錢讓我上大學，高中畢業後我跟著鄰居到徐圖利祖一間不是很大的包包工廠工作。我在縫紉和切割部門。在工作期間，有時候會有連繫Ambar的念頭。徐圖利祖離泗水非常近。但我那個願望從未實現過，因為工廠的工作佔用了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我也需要省一點才可以剩一些錢寄回家，讓我的弟弟妹妹能繼續讀書。雖然我父母有決心讓我和弟弟妹妹上大學，但是我們家不富裕。我們家的三塊稻田已受到乾旱影響很久了。克盧德火山的山丘因為種甘蔗而變得光禿禿的。流到我爸田裡的溪水也越來越少。雨季時，因為光禿禿的山丘已無法吸收雨水，害我爸的稻田被淹沒。過去的農收足夠家裡過生活，現在如果收成失敗的話反而增加了負債。到處都很難過生活。

我在包包工廠工作滿一年時，我被解雇了。我被解雇是因為這個小工廠必須減少包包的生產量。進口的便宜包包讓國內的小工廠吃不消。他們必須裁減員工數量來減輕工廠的負擔。我在這陌生的城市遊蕩了一段時間。我選擇不回去，因為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我差一點就去找Ambar了，當我一位同樣被解雇的朋友邀我到香港當幫傭。我決定在岩望市的仲介公司登記時，我覺得我背叛了父母對我上大學的期望，他們只希望我成年時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事與願違，在什麼都很困難的年代，即使讀得再高，也只會讓我變成幫傭。

在人力儲備中心度過五個月出發程序之後，我終於得到香港的工作合約和簽證。在香港，我在Richardson家工作，他們是來自蘇格蘭的移民家庭。我在學校所學的英語，讓我跟雇主家人的溝通變得順暢。我負責照顧一名可愛的五歲女孩。在這個非常寬容的家庭中，我有很多機會學習很新的東西。這份工作也讓我每一週都有放假的機會，我都用這天來閱讀、寫故事。閱讀和寫作是我從小就有的愛好。在香港有三個可以免費索取的印尼語刊物。「Hello Migran」是一間報紙媒體，偶爾一兩次會登出我的作品。我想，經歷過生命中幾個灰色地帶的我，成功地將寫作呈現在媒體上是一種幸福。

\*\*\*

「哈囉，蒂，我是Ambar！我跟隨妳到香港了。哈哈哈哈」當我接聽響了好一段時間的手機時，Ambar清脆的聲音直接抓住了我。哇，這世界真的很小呀。香港，一個我認為是陌生、離我熟悉環境很遠很遠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分離，我遇到了兒時的玩伴。

Ambar從我家鄉的妹妹得到我的手機號碼。我和Ambar在某一個星期天約好要見面。Ambar其實從來沒有喜歡過她在多莉的工作，所以在那個賣淫的地方被政府查封之後，決定隨著我來到這裡，特別是Ambar在國內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當我遇見Ambar時，她才剛來這裡工作幾個月，她也坦承在學習廣東話上遇到很大的困難。我認為她想太多了，因為我即使已經在這裡工作很久了，我也一樣不會講廣東話。

如果到國外工作的成功率取決於命運，那Ambar在香港的運氣並不好。她在一個非常吝嗇的家庭工作。他們只把吃剩的食物給Ambar，有時還是過期食物。家庭成員也很多。Ambar要照顧兩名幼兒、一個癱瘓的阿婆、兩隻狗，打掃房子、買菜和煮飯，這些事情都交給Ambar做。Ambar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她每天要工作至少二十小時。聽了她的故事我也很同情。在我心裡覺得Ambar無法撐太久的。即使她沒說她準備放棄，那麼艱苦的情況，竟然還能讓她笑得出來。

Ambar的身體瘦弱沒精神。她的頭髮都在打結，夜服又舊又髒。在一個應該快樂休閒的星期天假期，她看起來很像在趕時間。在跟我聊天時，她的雇主多次打電話要她趕快回家。Ambar雇主都用很粗魯的語氣說話。在那些短短的會話當中，我甚至聽到她雇主威脅Ambar，如果沒照雇主的話做，就會將她遣返印尼。Ambar看起來很無助。

作為她的好友我無能為力。我和Ambar一樣，為了來到香港負了一大堆債。如果我們被解雇或辭職，就無法從每個月的工資扣款來償還債務，而這些債務將轉到家鄉家人的頭上。就是這樣的情形迫使我們，在無論多麼困難都得堅持下去。我自己下定決心好好的工作，償還債務，盡快存錢、盡快回去。對我來說，最好的地方是我關心的人所在之處。

忙碌的工作讓我和Ambar無法常常聯絡，我不敢打電話給她，因為怕給她帶來麻煩。我只是等她的消息。實際上我在等她聯絡，因為再過不久我的合約就要結束，而我也快回家了。

因為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所以當我無意間遇到她時，我感到很震驚。「哈哈哈，蒂，我的天呀，香港真的很小，是不是？」她說。Ambar看起來很開心。然後我們抱在一起。我甚至必須墊腳尖，因為她穿很高的高根鞋。Ambar的穿著非常性感，她還畫很濃的妝，以前蓬鬆的黑髮現在挑染成紫色、紅色和金色。Ambar穿著低胸的銀色短洋裝。她身上散發出清新的香氣、混合著一些煙味。陪她的是三位正在公園對面鬧著玩的鬍鬚男，離我和Ambar講話的地方只有幾公尺。Ambar從小就是一位一直充滿驚喜的人。

Ambar告訴我說，當仲介不理會她所有的投訴後，決定不告而別離開她的雇主家，什麼東西也沒帶。如今她跟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男朋友，一起住在元朗區的小房子。他依靠政府分配過生活。Ambar也打算以返回家鄉生命會受到威脅的理由，申請難民庇護。

我這位好朋友說，在這棟小房子，電時有時無，自來水也會突然停止。Ambar常常在公園的公共廁所洗澡。那個房子的高度只有四乘三公尺、錫屋頂的鐵皮屋。跟其他的住戶貼在一起。夏天到時，Ambar的家變成了烤箱，冬天變成冰寒徹骨的地方。Ambar的男友上週才出獄，他先前因為非法在一家小餐館打工洗碗，被關了一個星期。

「Ambar，妳怎麼會選擇這條路呢？」作為她的好友，我覺得我有權過問。

「我有愛情，蒂。」她回我說。她充滿淚水的眼睛，看向正在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下開玩笑的情人。「如果他的國家沒有戰爭，他應該可以當醫生。他被他爸爸送過來繼續實現他的理想。但實際上，連過生活都很難。我要和他繼續活下去，我和他還有愛。」她喃喃自語的說，好像試著說服自己。

「那Ambar，妳在這裡要怎麼過生活呢？」我這麼問是希望Ambar直接回家。我認為她所說的愛情，在這麼兇猛的香港不會有未來。

「我用我的方式生活，蒂。用我從小就學習的方式。」她斷然說道。

「什麼？怎麼樣？」我追問她。她含著淚的望著我說：「賣淫」。我愣住了，將視線轉向落在灰色的水泥地上的枯萎紫荊花瓣。

「Ambar，下個月我要回家了，我的工作合約已經完成，跟我一起回家吧。」我以為作為好友，邀她回家是一個最沒有用的邀請。她只是看著我。「妳有什麼要跟妳的祖母，蘇比奶奶說的話嗎？」我繼續問。我希望她可以想起奶奶，然後決定回家。她只是輕輕的搖頭，然後低著頭，看她那雙裹著耀眼銀色的鞋子。當她再次看著我時，清澈的淚水從美麗的眼睛流下來。

我真的無法理解那麼漂亮的Ambar，為什麼從小生活那麼坎坷？難道美麗不是禮物，而是一種詛咒或災難嗎？要怎麼樣才能讓她變比較好？難道這都是遺棄她的母親的過錯嗎？讓她隨著風長大？

在我們分開前，我抱她最後一次。那個瘦弱的身體因為哭泣而劇烈顫抖，Ambar宣洩所有的悲傷。我讓她發洩一段時間，直到她冷靜下來說：「蒂，請幫忙照顧我的奶奶。跟她講不要等我，我不會回去的。」她結結巴巴的說。

我放開抱她的手，我塞了兩張五百塊給她，這些錢本來要用來買紫荊花鑰匙圈當禮物帶回家。Ambar沒有拒絕這筆錢，我想是因為她餓了。

南投，2019年5月10日

Những Chiếc Bình Vỡ Nơi Đảo Ngọc 寶島上的破瓶子  
阮文南

「阿妙！阿妙啊……」

阿雄開燈，壁鐘時針指向二號，凌晨兩點。這時候河川很冷。阿雄知道那是阿平的嘶吼聲，阿雄的表哥。他抓住風衣穿上，手上多抓一件。他推開門往外走。天很黑，冷冽的東風往身體吹來，穿透肌膚。屋裡的光往外照，讓阿雄能見到台階上有兩個人影正坐著。往河邊的路。

「阿舅和阿妗進屋子裡吧，別著涼了，我去帶平哥回來。」

「嗯，你去幫阿妗帶哥哥回來。阿妗去屋裡煮碗薑湯，等會你們兄弟倆喝一點來暖胃。」

語畢，阿妗用手擦眼淚，起身並拉著阿舅一起。走了幾步，阿舅突然回頭說：

「阿雄，你思量思量，阿舅看我們村裡的人出國工作也掙得不少，待家裡不種米也只是種玉米，一輩子都不夠吃。你去打聽看看。如果可以，你們兩兄弟就去一趟。否則阿平一直在家裡糊里糊塗，成天往河邊看他怎麼受得了？」

「是的，稍後天亮了我去問問看。」

阿平是阿舅和阿妗的獨子。阿舅和阿妗晚婚，那時阿平才廿五歲，但阿舅和阿妗已將近六十。阿舅阿妗的家在阿雄家旁邊，前面有一塊共同的院子，前院的右邊是一條小徑通往村莊的路。左手邊是一條往河邊的小路。阿雄摸黑沿著小路走。兩邊是玉米田，玉米已高過腰間，風穿梭在玉米田之中，發出沙沙的聲音。走過玉米田就到沙灘。阿平一直沿著黃沙灘跑，邊跑邊大聲喊：「阿妙！阿妙啊！！」。妙過世至今已有三年，自那時起，阿平常就會這樣。

阿雄追著阿平，將風衣披到他身上。現在的阿平比三年前削瘦、憔悴了許多。

「哥哥！跟我回家吧哥哥。回去陪阿舅阿妗，這外面很冷！」

「是阿雄嗎？」阿平的聲音模糊，帶著濃郁的酒氣。「阿妙和孩子正在這裡等我呀！你讓我多站在這裡一會。再一會我就回去了……」

聽阿平這麼說，阿雄覺得很心疼，卻不知道能為他做什麼。阿雄只能安靜地走在阿平旁邊，不再說任何話。兩人在沙灘上來回地走，直到天快亮時才回家。

妙，阿平的太太老家在南壇縣，就在這條藍江對岸。妙是個美人兒。結婚那天，大家都稱讚阿平厲害，很會把妹。結婚半年，妙懷孕，阿平很開心，還不知道是男是女，但阿平已先跑去市鎮買很多衣服和玩具回家。回家的路上，阿平遇到阿德，妙的前男友。阿德家有錢，高個子又長得帥，只是掛了一雙吊眼，所以常給人一種在盤算什麼事情的感覺。看到阿平，阿德馬上喧囂：

「欸，剩食男。」阿得用中指頭勾著食指頭，撐成一個環形，再用另一隻手的中指插入那環形，一直抽插、抽插…… 「我知道你老婆，那個阿妙，她『草棚』附近有一個疤痕。以前，我操她的時候，她瘋狂地呻吟，讓我太興奮了，就給她往哪兒咬一口來做紀念。」語畢，阿德得意地哈哈大笑。

「沒家教的傢伙！」阿平將所有東西往地上扔並衝向阿德。

兩人互毆到鼻青臉腫才停止。那天晚上，阿平回家和妙吵架。氣頭上，阿平罵妙是：「妳這個隨便的婊子。」然後將妙趕出家門。妙受了委屈，哭著跑去河邊，爬上竹編船划回對岸的娘家，就在黑夜裡。

隔天早上，阿平後悔。正準備去岳父岳母家接妙。還來不及出門，一位在村裡捕魚的大伯慌張地跑來：

「阿平，阿平！你老婆阿妙在家嗎？」

「不在啊，她昨天回娘家去了。有什麼事嗎阿伯？」

看著阿伯慌張的神情，阿平突然覺得有點擔憂。一種不安的感覺，似乎有什麼事發生了，不祥的事，即將發生……

「今天早上，我到下流處去拉起第一個網，就在聚果榕下方，那一把好重，我以為捕到大魚，誰知拉起來是一位婦女的屍體。我看了一下，跟你老婆阿妙很像。我嚇一大跳趕緊跑來這裡。你出去看看。」

聽到這裡，阿平整個驚慌，鞋子都忘了穿，一口氣往河邊奔去。因為太急促，阿平好幾次跌落稻田。

\*\*\*

阿俊背著小蟋仔搖晃地走出大門。阿燕抱著背包跟在後頭。到大門，阿俊指向上個月才種在大門旁的牛奶果樹：

「這顆牛奶果樹結果的時候，爸爸就會帶遙控飛機回來給你玩。」

「真的嗎爸爸？」小蟋仔歡呼。「像全伯家阿仔的飛機嗎爸爸？」

「才怪，會比那個還更好看。」

「好棒喔爸爸！但什麼時候牛奶果樹才會長果子啊爸爸？」

「如果你每天都澆水，它三年後就會長果子了。」

「我一定每天都來給他澆水。爸爸要記得你的話哦。」

「嗯，爸爸一定會記得。」阿俊把小蟋仔放到地上。「我們來打勾勾吧！」

父子倆開心地將手指勾在一起，作為這次承諾的證明。

「爸爸，我要跑去告訴阿仔才行。」語畢，小蟋仔興奮地快速跑去。

阿俊的眼神追著孩子瘦癟的身影，只覺得自己沒用。都已經七歲了，但他看起來比其他六歲的孩子還要小。從小打到大，他未曾喝過一滴奶水。阿俊轉向老婆，接過阿燕手中的背包：

「我要走了！」

「去那邊記得寫信回來給我好嗎？」 阿燕啜泣。

「嗯，我會馬上寫信回來。」阿俊將阿燕擁入懷裡，在阿燕的髮絲上親吻。「你在家裡，再辛苦三年，再三年就好，等我回來，有錢，我們開一家雜貨店，生活一定會比較好。」過好一會之後，阿俊才放開阿燕。

「我走了。」語畢，阿俊抱著背包匆促地走。阿俊知道阿燕會哭。阿俊不想聽到阿燕哭泣的聲音。他害怕，怕自己會失去丟下老婆、兒子離開的勇氣。

一個月後……

你離開，留下我在汪洋的思念中踉蹌

夜驚醒，徬徨，淚眼盈眶……

「媽媽！我做好老師給的功課了。我去幫牛奶果樹澆水喔！」

「等一下，讓媽媽看看你的作業。」 阿燕將手上的筆放到桌上。

正寫著回覆阿俊的信，阿燕今天才收到阿俊從台灣寄回來的信。阿俊說，工廠的工作量很多，每天都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休息。有時候還加班到凌晨一、兩點。如果一直能夠這樣子，過沒多久就可以還清仲介的債務，而夫妻倆開雜貨店的夢想也能夠實現。信末，阿俊還寫了兩句充滿愛意的詩送給老婆：

我離開，帶的行囊空無一物

我的富裕正是妳和孩子的身影。

阿燕捨起小蟋仔的作業簿，打開來看：

題目：描寫你喜歡的動物。

內容：我家裡有養一隻豬。牠的頭大得像白柚。兩隻跟龍眼一樣黑溜溜的眼睛。兩片耳朵尖尖得像檸檬葉。而牠的四隻腳就像極了四根白蘿蔔。每次媽媽給牠吃東西，牠那短短的尾巴，看起來就像根小辣椒，一直揮來揮去……

「啊，誰會這樣描寫自己的豬啊。」阿燕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我只想去給牛奶果樹澆水啊。」小蟋仔撒嬌。

「好吧。」阿燕隨興起來。「但澆完水要回來重寫喔。」

「好的！」只等這句話，小蟋仔拿了椰殼水瓢，盛滿水，往大門飛奔。

阿燕又拿起桌上的筆，想著，如果寫給阿俊跟他說小蟋仔這篇作文的內容，阿俊應該會很開心。正在讓思緒遊蕩，家裡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鈴……鈴……鈴……」

「喂！」

「請問，你是陳國俊先生的太太，裴氏燕小姐嗎？」

「是，我是。請問您是……」

「我是Vinagimex仲介公司的員工，負責一切關於陳國俊先生在國外工作的事。 」

「請問有什麼事嗎？」

「昨天晚上十點，陳國俊先生在工作中發生意外。請您收拾行李，三日後和我們一起去台灣辦理認領屍體的手續。」

下午的冷風穿過葉子的縫隙。可以清楚地聽見院子裡樹葉磨擦的聲音。阿燕哽咽，哭了出來……

\*\*\*

2017年12月18日，夜，那是Santi人生中最不幸的冬夜，那是她獨生女的生日，Yanti剛滿八歲。 Santi在家裡做蛋糕並準備晚餐，她先生則載孩子去街上挑選生日禮物。離開之前，女兒回頭看著Santi說：「媽媽！蛋糕要放多一點奶油喔！我喜歡奶香味。」那是Santi最後一次聽到女兒的聲音，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先生。他們牽車出門……

「報告局長，」年輕的警察往地板上擊一下腳跟，發出「喀」的一聲，右手舉到額頭間，做出一個標準的敬禮動作。「很抱歉打斷了局長的閱讀時間，但我有急事要向您報告。」

這位年輕的警察有方形的臉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來很剛直。輕瞄一眼也能夠清楚知道，他屬於視惡如仇的人。他昨天才剛轉到這個警察局。

「沒關係，有什麼事你說。」年長的局長，髮絲已成花色。他將手上的書本闔起，看著那位年輕警察，露出一個鼓勵他的笑容。

「報告局長，今天去巡邏的時候，我在山上的茶園發現五位正在工作的外國人。我詢問那周遭的居民，得知那是林先生家的茶園。我懷疑那五個外國人是非法勞工。想請示局長的意思。」

「是不是有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年紀約莫二十到三十呢？」局長緩慢地喝了一口茶，邊問著。

「是的。局長認識他們？」年輕警員藏不住臉上的驚訝。

「兩位男士，一個叫阿平，另一個是阿雄，他們都是越南籍逃逸移工。2018年初，他們把家裡的地契拿去跟銀行抵押，再繳了一大筆仲介費給仲介公司。他們以出國工作的方式來台灣工作，但他們不太幸運。六個月後他們的工廠宣布破產。他們害怕被遣送回國，所以跑上來這裡工作，已經八個多月了。那個個子小小、瘦瘦的女生叫阿燕，也是越南籍非法移工。她先生是一位移工，約莫一年前，在工作中發生意外身亡。她將兒子交給爸爸媽媽照顧，跟仲介公司的人來台灣辦理認領先生骨灰的手續。後來，經亡夫一位朋友的幫助，她帶著先生的骨灰罐，逃到這裡工作。而另外兩位眼睛大大圓圓的女孩，她們是來自印尼的家務移工。一位是Santi，另一位是Cipta。她們都是被僱主虐待的受害者。因為超出能夠承受的能力，她們只能逃到這裡來。他們的環境跟我剛提到的另外三位也一樣悲慘。」

停了片刻，局長繼續說：「如果沒有人檢舉，請讓他們安穩地在那裡工作，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力掙錢，也不是在偷或搶。」

語畢，局長將剛才看到一半的書本遞給年輕警員。

「你讀讀這本書。讀完記得還給我。雖然我還沒讀完，但那本書寫著關於他們的文字，林先生在四個月前已經告訴過我。那次，我帶人到他的茶園檢查並抓了那五個人。這本書，林先生今天早上才送我。記得先看〈寶島上的破瓶子〉那篇！」

「是的，局長。」年輕警員又往地板上擊一下腳跟，發出「喀」的一聲，並舉手做出一個標準的敬禮動作。接著，他接過書本回到自己的座位。他邊走邊低頭看著手上的書《第六屆移民移工文學獎》。

\*\*\*

「報告局長！」約半小時後，他又回到局長的座位，當然腳跟往地板撞擊和敬禮的動作是不可少。

「有什麼事嗎？」局長仰眼看他。

「報告局長，我想跟您請示，外出三十分鐘。」

「幹什麼？」

「買一台遙控飛機和一隻熊布偶。」他回答。

「要拿去送給那非法的越南女移工，和那位印尼的Cipta？讓她們寄回去送給她們的孩子當禮物？」

「是的，局長。」

「那是很棒的想法。」局長微笑，親手倒了一杯茶，推到年輕警員面前。 「但我很抱歉，得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我四個月前已經做過了。但這杯茶是為了你這個絕佳的想法致敬。」